

吉光片羽

冬至饺子香

姜燕

每到冬至，空气中便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，“薄皮漫拢千秋味，锦馅浑融百卉香。”那是母亲包的饺子散发出的香气，裹着家的温暖和幸福。

小时候，冬至的前一天，母亲总会早早地起床，开始忙碌。她会先到集市上挑选最新鲜的肉和蔬菜。市场上人声鼎沸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母亲总是耐心地挑选着，仿佛在完成一种冬至的仪式感。她常说：“冬至的饺子，要用最好的料，才能吃出家的味道。”

回到家，母亲便开始和面。她将面粉倒入一个大大的瓷盆中，慢慢地加入温水，双手在面盆中来回揉搓，直到面团变得光滑而富有弹性。我总是蹲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的手在面团上舞动，仿佛在演奏一曲冬至的乐章。母亲和面的手法独特，她总是说：“面要揉得软硬适中，饺子皮才能薄而不破。”她总能将面团揉得恰到好处，既不会太软，也不会太硬。

面和好后，母亲便开始准备馅料。她将肉剁得细细的，拌上切碎的葱姜，再加入新鲜的韭菜和白菜，最后淋上一点香油，整个厨房瞬间被香气充盈。母亲调的馅料总是与众不同，她会加入一小勺自制的花椒粉和一点点白糖，这让她包的饺子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和微微的甜味。我忍不住伸手去捏一小块馅料放进嘴里，母亲总是笑着拍我的手，说：“小馋猫，等包好了再吃。”

包饺子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坐在炕上，面前摆着面板和擀面杖。她左手托着面皮，右手用筷子夹起适量的馅料，放在面皮中央，然后用手指灵巧地将面皮捏合，一个精致的小饺子便成型了。母亲包的饺子，像一个个小巧的艺术品，褶皱均匀，形状饱满。我和弟弟则在一旁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包出的饺子歪歪扭扭，像一只只小鸭子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母亲包的饺子还有一个特别之处，那就是她的“花边饺子”。她会用手指在饺子的边缘捏出均匀的花边，这样不仅好看，还能让饺子在煮的时候不容易破。她常说：“冬至的饺子，要包得漂亮，吃得开心，才不会冻耳朵。”

饺子包好后，母亲便开始煮饺子。她将饺子一个个放入沸腾的水中，饺子在水中翻滚。不一会儿，饺子的香气便弥漫了整个房间，勾得人馋涎欲滴。母亲煮饺子时总是掌握得恰到好处，她说：“饺子要煮得刚刚好，皮薄馅多，才能吃出最好的味道。”

饺子煮好后，母亲会先盛上一碗，摆在桌上，供奉祖先。然后，她会招呼我们围坐在桌前，开始享用这冬至的美味。饺子皮薄馅多，咬一口，满嘴留香。我和弟弟总是吃得满嘴都是油，母亲则在一旁微笑着看着我们，不时地叮嘱我们慢点吃。

冬至又到了，远在外地的我，又开始想念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想念那热气腾腾的饺子和那满屋的香气。

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小村庄，回到了母亲的身旁，和家人一起围坐在桌前，品尝着母亲包的饺子，感受着那浓浓的亲情和温暖。冬至饺子香，是记忆中最美的味道，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，更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和幸福。

玉壶冰心

冬天的味道

王晓

春天有大地苏醒、泥土翻新、花香怡人的味道；夏天有万物葳蕤、阳光炙热、麦熟杏甜的味道；秋天有风清气爽、庄稼成熟、瓜果飘香的味道。

时下正值冬日，我在心里回想着冬天的味道。冬天的味道萦绕着生活的暖意，散发在空气里的是烟火融融、炊烟袅袅、菜香、肉香、酒香的味道。因此，冬天的味道是记忆的味道、回味的味道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冬天的火苗点燃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季节，融化了心头的积雪。那些围炉取暖、烧火做饭、烤馍煮茶时光，都是充溢在冬天里的味道。甚至令人想起了唐代诗人白居易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诗句。

记得小时候，在我的故乡陇南，农户人家的火盆旁，时常煨着罐罐茶（也叫炒茶）。罐罐茶是用猪油炒热罐底，加入茶叶、核桃仁、杏仁、葡萄干、面粉等原料，添入少许水，边搅拌边炒熟炒香后，再加上水慢火煨开，煮几分钟，倒进小碗或茶杯里供人饮用的一种风味食品。在故乡，罐罐茶是可以当作早餐食用的。一碗罐罐茶，就着炉火边烤黄的一块热馍馍，便完成了一顿早餐，预示着乡亲们一天的慢生活开始了。罐罐茶也是招待串门子的客人们的一种饮食。每当有亲戚或熟人来了，一进家门，主人便很热情地拉着客人到热炕上坐下，然后就张罗着炒茶、煨茶，嘘寒问暖。那情景令人感到异常亲切和温暖。罐罐茶暖手、暖胃、御寒，营养丰富、香气扑鼻。一罐儿茶可以

喝上一两个时辰。

年少时，关于冬天的记忆是深刻的，冬天里的味道就更加特别了。比如炉火烤熟食物的味道，酒柿子、柿饼、核桃的味道，爆米花的味道，菜窖里的蔬菜接了地气的味道，苹果、梨子这些水果在篮子里依偎着，分别散发出的诱人的味道，皆是童年的冬天里，令人难忘的味道……

进入腊月，村庄远处的山巅上，覆盖着一层白皑皑的雪，迎面而来的风，更加凛冽了。过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，“年”的味道也就愈加浓郁了。

有一年春节，父亲的战友、在县城里工作的李叔来我家走亲戚。进了院门，他从自行车上取礼物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将一瓶酒弄洒了，顿时酒香四溢，弥漫了整个院子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个冬天里的酒香依然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，时常令我想起叔叔那和蔼、亲切的笑容。难怪有诗人道：友情是一坛陈年的酒！

我总觉得，冬天的空气密实，弥漫在其中的味道醇厚，即使天长日久也化不开、散不远，仿佛能潜伏在人记忆的深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冬天，我们在山西黎城县修建邯长铁路的时候，有一天傍晚下班从隧道口出来，在远离队部还有约一公里的地方，我便闻见炊事班的食堂里，顺着山坡飘来一缕缕白菜炒肉的香气，那香气十分撩拨味蕾，几十年后的冬天，依然在我的内心里回荡。

冬天的味道令人回忆，生活的感受叫人难忘。冬天，是一个值得回味和遐思的季节。

心灵物语

诗意过冬

王南海

冬日严寒，却也要诗意过冬……

过冬，需要美食。天冷了，就想喝各种各样热气腾腾的汤。揭开锅盖，热气和香气弥漫。自然，吃火锅是最好的。锅一直开着，可以涮各种好吃的食材，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泡儿，吃起来自然是格外幸福。

肖复兴说：“朔风呼啸或者大雪纷纷的胡同里，听见他们脆生生的吆喝声，就知道脆生生的萝卜来了。那是北京冬天里温暖而清亮的声音，卖心里美、卖卫青儿嘞！和北风的呼啸声变成混声二重唱。”冬天里有独有的美食。冬天必吃烤红薯。红薯一旦进入烤红薯的大炉子，就仿佛被激发了无限的潜能，香气四溢，能让整个世界都充满温暖的烟火气息。

冬天，猫冬也幸福。冬天宜藏，我喜欢在最寒冷的时节，把自己藏在小院子里。此时，即使窗外大雪飘飞，雪厚三尺而封门，那又有什么关系。没有着急的事儿去干，喜欢在这静谧的日子里，慢慢读书，读苏东坡的豁达洒脱，读老舍笔下济南的冬天，读汪曾祺那些活灵活现的文字，读那一本本令人流泪的小说。冬天，我们也要如天地般安安静静，去感受书中丰富的世界。冬天亦可以读诗。冬天里，你更能体会到古人诗词中的绝妙。那是“吴中霜雪晚，初冬正佳时”的晴冬，是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辽远……

冬天，喜欢读老舍先生的文字：“一个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，暖和安适地睡着，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，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……真的，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。”

太阳好的时候，只要不刮风，我们就可以晒太阳，日光晒到哪里，就把椅子移到哪里。木心说：“晴美的冬日，最好是上午，自己把棉被抱来，搭在竹竿上，最好是夕照未尽，自己把棉被拍打一番便抱进去，入睡之际，有好闻的气味无以名之，或可名之为太阳香。”

冬天，负暄闲坐也是幸福的。因为寒冷，冬天的蓝天和阳光是最宝贵的。一夜风雪过后，天空湛蓝如洗，显得十分辽远，而一株株树就是蓝天下最张扬的舞者。而冬日里的阳光，是最让人喜欢的。负暄是古人的说法，其实就是晒太阳。冬日的午后，坐在有阳光的院子里，你的后背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，阳光似乎是有脚的，它淘气地从书页的一侧溜到另一侧，而暖暖的阳光，也渐渐西斜。小时候，每次回村子里，都会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，在村子里的墙边一字排开，他们舒服地晒着太阳，闲适地聊着天，每个人都那么开心，如今想来，这才是冬日负暄最好的解读。

如果下点雪，就更妙了。喜欢读《湖心亭看雪》：“雾凇沆砀，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我们去不了湖心亭，也可以在家门口的山野里感觉雪后山野的空旷与辽远。看麻雀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儿，一切充满了无穷的妙趣。

如此想来，生活总是平平淡淡的。如果你感觉它有趣，你一定是一个有趣而诗意的人吧……

雪泥鸿爪

把日子过热闹

赵自力

父母住在乡下，他们总能把平常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家是村里人气最旺的，几乎每天都有乡亲们来喝茶。一堆人围坐在一起，谈农事，话收成，把茶话桑麻。母亲常常笑盈盈地端茶倒水，忙进忙出。那时我们不懂事，嗔怪母亲太热情，少炒些瓜子、少泡点茶，家里就不会来那么多人了。母亲却告诉我们，来者都是客，怠慢不得。“山潮水潮不如人潮”，这是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为了待客，母亲每年春天都要准备好多茶叶。母亲爱喝茶，也会做茶，所以来我家的有一大半是茶客。大家品尝着茶，说些称赞的话，母亲就乐呵呵地直笑。

茶是母亲待客的好东西，哪怕是农忙时到田地里，她也总要带壶好茶。劳作间歇休息时，母亲就招呼在附近劳作的乡亲们喝喝茶、解解乏。农闲时，母亲喜欢做些针线活，一边喝茶一边穿针引线，细心地缝补着生活。一把铜茶壶，常常被母亲拿来煮茶。就这样，一年四季被母亲煮得“咕嘟”直响，煮得热热闹闹。

父亲喜欢的东西多，朋友圈比母亲的还大。小时候老家的人们年年玩灯，都是父亲领头。所以从腊月开始，一直到元宵节，我家小院里有糊灯的，还有操练锣鼓的。大人们做事时，小孩子们提着鱼灯到处跑。那锣鼓、唢呐什么的都放在我家，大人们去吃饭时，小孩子们马上“操练”起来。后来在父亲的指导下，我居然也敲打得有模有样。那段时间，母亲忙着泡茶递烟，父亲忙着“派活儿”，到处人头攒动。

年轻人渐渐走出大山后，母亲说，喝茶的少了，灯也玩不起来了。我想，习惯了热闹的父母，一定忍受不了日子的冷清，几次想把父母接到城里住，他们都待在老家挺好的。

有次回家，无意间发现二楼的储物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还有一些桌椅。母亲说那是她们老姐妹的“阵地”，专门学广场舞用的。“要跳就到稻场上跳，那儿开阔些。”我建议着。“不急，刚学不久，我们都有点害羞呢。”母亲居然有点不好意思。桌子下面，我还发现了久违的锣鼓，母亲说不下地时，父亲和几个老伙计就去敲敲锣、打打鼓，说是过把瘾。

父亲总说，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，生活才有烟火气。